

# 试析孟子的人生价值观

杨 姿 芳

(武汉大学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2)

[作者简介] 杨姿芳(1970-),女,湖南新晃人,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博士生,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政治理论系讲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研究。

[摘要] 在中国传统思想史上,孟子第一个系统地论述了他的人生价值观。他认为,人具有普遍而先验的道德本性,人生的价值在于通过自我的道德完善成就理想人格。因此,孟子对人生价值的认识主要是三个方面:一是从人性的角度提出道德本性是人生价值的根源;二是从理想人格的角度设定君子 and 圣人为人生价值的目标;三是从人格塑造的角度阐述以自我修养为主要途径的人生价值实现之路。

[关键词] 孟子;人生价值观;道德本性;理想人格;自我修养

[中图分类号] B222.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881X(2006)02-0158-05

人类对自身价值的思考和探索由来已久。在中国传统思想史上,孟子第一个系统地论述了他的人生价值观。在他看来,人具有普遍而先验的道德本性,人生的价值就在于:每一个人都可以通过自我的道德完善成就理想人格。因此,孟子认为:人的道德本性是思考人生价值的根源;成为君子或圣人之类的理想人格是追求人生价值的目标;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不断提高人的自我修养是实现人生价值的主要途径。

## 一、人生价值的根源:道德本性

关于人生价值的认识,孟子思考的逻辑起点是人性与兽性的“类”区别,这一区别在于人的道德本性。《孟子·公孙丑上》提出:“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可见,孟子是从人性的视角,即从人生而具有仁、义、礼、智四种善性来分析人的本质规定性,并由此确认人的道德主体地位。

仁、义、礼、智四种善性究竟是什么?《孟子·离娄上》中指出:“仁之实,事亲是也;义之实,从兄是也。智之实,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礼之实,节文斯二者是也。”

对于“仁”,孟子继承了孔子的“仁”的基本内涵,提出“仁者爱人”,表明“仁”是从人的本能亲子之爱扩充出来的品性。但是,他对“爱人”的根源却有了新的解释。他说:“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所以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sup>[1]</sup>《公孙丑上》)他强调惻隐之心是人类的同情心,是人们同情和怜悯同类的一种本能感情。仁以此为萌芽,根源于这种惻隐之心。

对于“义”,孟子同样承袭了孔子“义”的基本含义,一般指服从等级秩序的言行。同时,他把“义”更多的定义为“敬人”,而“敬人”又从尊敬兄长开始。“义”的根源在于人的羞恶之心。如果感到羞恶有愧则不当为,反之,则当为。《孟子·尽心下》说:“人皆有所不为,达之于其所为,义也。”指的是把人羞愧不为之心加以扩充,就是义。孟子的义是对行为进行道德评价、判断和裁决的道德范畴。义,与仁一样发源于人们的心灵深处,是人们依仁而行的道德标准。

对于“礼”,孟子把它根源于人们的恭敬、辞让之心的道德范畴,即“恭敬之心,礼之端也。”在孟子看来,礼首先是由此

产生出来的仁义道德的节度、人们行为的准则和规范;其次是由准则、规范而产生的一系列的接人待物的礼节、仪容。礼作为仁义道德情操的节度和文饰,与仁义处于相互作用、有机联系之中。

对于“智”,孟子说“是非之心,智之端也。”智根源于人们的是非判断之心,它是一个依据于仁义道德对人们的行为进行道德判断和选择的道德范畴。孟子又说:“智之实,知斯二者弗去是也。”他认为智的根本在于认识仁义道德并保证仁义道德的实践。因为是非之心作为一种判别善恶的道德能力,可以帮助人们选择是“做”还是“不做”,从而进行恰当的价值目标的定向。

从孟子对“仁、义、礼、智”四个道德范畴的解释中,可以看到,人作为道德主体首先在于:人生而具有善端,即仁、义、礼、智四种善的萌芽。所以“仁、义、礼、智”是人性所固有。正如《孟子·告子上》所言:“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其中,“仁”是人性善的基础和核心。孟子以仁为四德之首,他明确指出:“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sup>[1]</sup>《尽心下》)人与仁相结合,就是道。他还说:“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庙;士庶人不仁,不保四体。”<sup>[1]</sup>《离娄上》)强调仁是关系个人生死乃至国家兴废的关键。

其次,从道德本性而言,人与人是平等的。《孟子·公孙丑上》中说:“麒麟之于走兽,凤凰之于飞鸟,太山之于丘垤,河海之于行潦,类也。圣人之于民,亦类也。”他认为人皆同类,同样具有道德本性,所以他断言“尧舜与人同耳。”<sup>[1]</sup>《离娄下》)因此,孟子认为,人与人的差异不在于人性本身,而在于是否充分发挥人性的本质。他提出善与才、情的关系,《孟子·告子上》中说:“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矣,乃所谓善也。若夫为不善,非才之罪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则得之,舍则失之。’或相倍蓰而无算者,不能尽其才者也。”在这里,“情”和“才”均指人天生的资质。孟子认为人的天生资质是相同的,是否充分发挥人性本善这一资质决定了人与人的差异。

当然,孟子在肯定人的道德本性的同时,并没有否定人的物质属性。《孟子·万章上》中提出:“好色,人之所欲”,“富,人之所欲”,“贵,人之所欲”。可见,孟子并不排斥人所必需的物质需求,他只是认为人性与兽性的根本区分在于人具有道德本性。所以,他断言:“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sup>[1]</sup>《公孙丑上》),认为一旦人的道德本性即仁义礼智泯灭了,人也就不成其为人了。从根本上而言,孟子对人的认识主要是确定人是具有一定社会道德规定的存在,而且他把这种社会道德规定作为人的普遍而先验的本质。

## 二、人生价值的目标: 君子和圣人

人既然有了普遍而先验的道德本性,那么在现实的实践中必然为自己从道德价值的角度设立一个人生价值追求的目标。对于这个目标,孟子确立为“大丈夫”。

孟子在与景春谈到什么样的人才能称之为大丈夫时说:“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sup>[1]</sup>《滕文公下》)他的意思是:至于男子,应住在天下最宽广的住宅——仁——里,站在天下最正确的位置——礼——上,走着天下最光明大路——义;得志的时候,偕同百姓循着大道前进;不得志的时候,也独自坚持自己的原则,富贵不能乱我之心,贫贱不能变我之志,威武不能屈我之节,这样才叫做大丈夫。<sup>[2]</sup>(第141页)由此可以看到,孟子在人的价值追求上强调人应该具有高尚的人格,以自己的内在的道德本性和外在的道德行为为人们树立榜样。

因此,“大丈夫”也就是孟子所标立的理想人格。对于这种人格形象,《孟子·尽心下》中作了这样的描述:“可欲之谓善,有诸己之谓信,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谓神。”孟子在这里将理想人格区分为善、信、美、大、圣、神六个层次,六个层次是孟子根据人的实际情况提出的不同的道德标准。

其中,善是最基本的标准,人既然具有善的萌芽,那么人心就是自然“向善”。所以,在孟子看来,只要人沿着人心的自然趋向走,就必然成为善人。信比善要高一层次,“有诸己”意味着人不仅向善,而且成为他实际存在于他本身的善的行为,从而使善性和善行构成人的真品格。当人的善和信达到充满于他本身的程度就是美,如朱熹说:“力行其善,至于充满而积实,则美在其中而无待于外矣。”<sup>[3]</sup>(第530页)大则体现了善和信不但充满,而且光辉地表现出来,因而朱熹说:“和顺积中,而英华发外;美在其中,而畅于四支,发于事业,则德业至盛而不可加矣。”<sup>[3]</sup>(第530页)意思是,内心的德不仅充实,而且其德行昭于世人,并且在事业上得以充分表现。对于圣,焦循在《孟子正义》中认为:“此谓德业照于四方而能变通之也”,表明圣人是行于仁道,并且使天下四方百姓得到仁道的润泽而发生有益的变化。神的境界是圣的极致,是圣达到一定程度后,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而调整自己的行为,使圣德进入神妙不可测度的情境。

在孟子对于理想人格现实化的具体表述中,他特别强调成人和成圣,即成为君子和成为圣人。君子是人生价值追求的较高标准,善且善、信、美三个方面的特点,圣人则是人生价值追求的最高标准,是圣和圣的综合体现。

对于君子,孟子主要从六个方面予以说明:一是君子应像有本源的水一样,具有真才实学和良好德行,才能做到名副其实。如《孟子·离娄下》中强调:“源泉混混,不舍昼夜,盈科而后进,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是之取尔。苟无本,七八月之间雨集,沟洫皆盈;其涸也,可立而待也。故声闻过情,君子耻之。”二是君子的仁德表现为有差等的爱,这种差等表现为“君子之于物也,爱之而弗仁;于民也,仁之而弗亲。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sup>[1]</sup>《尽心上》)孟子在此将爱的等级为三个层次,分别是对亲人的亲爱、对百姓的仁爱、对世间万物的爱惜。三是君子做官的行为准则是保持其独立人格以推行仁德。《孟子·告子下》中孟子在回答陈子的问题“古代的君子要怎样才出来做官”时谈到,君子就职和离职的关键在于是否得到君子的礼遇以保持其做人的尊严。而一旦就职,所关注的就是专心致志地引导君王趋向仁政,即“君子之事君也,务引其君以当道,志于仁而已。”<sup>[1]</sup>《告子下》)四是君子的人生乐趣并不在于建立以德服天下的盖世伟业,而在于拥有亲情、人格挺立和教育人才,也就是孟子所说:“君子有三乐,而王天下不与存焉。父母俱存,兄弟无故,一乐也;仰不愧于天,俯不忤于人,二乐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君子有三乐,而王天下不与存焉。”<sup>[1]</sup>《尽心上》)五是君子善于因材施教,《孟子·尽心上》中孟子谈到五种君子善教的情形:“君子之所以教者五:有有时雨化之者,有成德者,有达财者,有答问者,有私淑艾者。此五者,君子之所以教也。”他认为君子在实施教育的过程中,善于根据教育对象的不同特点选择最适当的教育方式。六是君子的德性和德行对世人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力和感召力,因此孟子提出:“君子之德,风也;小人之德,草也。草尚之风,必偃。”<sup>[1]</sup>《滕文公上》)他把君子的德比作风,世人的德比作草,风向哪边吹,草就向哪边倒。

至于圣人,孟子认为就存在于现实生活中,是各种伦理道德的体现者和人们效法的榜样,所以他指出:“规矩,方员之至也;圣人,人伦之至也。”<sup>[1]</sup>《离娄上》)在孟子看来,圣人作为人们在现实的价值追求中的最高标准,从本质上而言与普通人是相同的,都具有道德本性,正如他说:“圣人之于民,亦类也”<sup>[1]</sup>《公孙丑上》),“尧舜与人同耳。”<sup>[1]</sup>《离娄下》)这充分体现了孟子的平等思想。同时,孟子对圣人主要强调,圣人并非是一个统一的绝对的标准,最重要的是崇尚礼义。如他所言:“圣人之行不同也,或远,或近;或去,或不去,归洁其身而已矣”<sup>[1]</sup>《万章上》),意思是:圣人的行为,可能各有不同,有的疏远当时君主,有的靠拢当时君主,有的离开朝廷,有的留恋朝廷,归根到底,都得使自己身体干干净净,不沾肮脏<sup>[2]</sup>(第226页)。

因此,孟子将圣人区分为四种不同的类型,分别是为人清高的伯夷、勇于担当责任的伊尹、处事随和但出淤泥而不染的柳下惠以及善于识时务的孔子。对孟子而言,这四类圣人中他最推崇的是孔子,他认为孔子是集大成之人,所以“自生民以来,未有盛于孔子也。”<sup>[1]</sup>《公孙丑上》)对于圣人的责任和使命,《孟子·滕文公上》中特别指出:“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圣人有忧之,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他认为,人要与动物相区别就必然需要教育,圣人责任和使命应是使百姓明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并且为维持天下的稳定找到好人才。这是孔子的历史贡献,也是孟子自己确立的人生理想。

### 三、人生价值的实现:自我修养

由上文可知,道德本性和道德完善构成了孟子思考人生价值的两大主题。孟子认为,道德本性对人而言仅仅是道德萌芽,因而道德完善就需要通过一个保持、滋养和体悟道德本性的过程。这一过程既是理想人格的塑造过程,同时也是人生价值的实现过程。而在理想人格的塑造中,孟子把自我修养作为主要途径,强调发挥个人主观能动性的意义。他强调每一个人的自我修养是一个家庭乃至一个国家保持稳定的基础。如何进行自我修养,孟子提出了以“尽心、知性、知天”为核心的道德修养论。围绕这一道德修养论,孟子开出了一系列关于自我修养的前提、内容、途径和方法。

首先,自我修养的前提是主体自觉,所谓“自暴者,不可与有言也;自弃者,不可与有为也。”<sup>[1]</sup>《离娄上》)主体自觉意味着人对自身的道德本性有自我意识,并且主动地探求,即“求则得之,舍则失之,是求有益于得也,求在我者也。”<sup>[1]</sup>《尽心上》)而主体自觉的关键在于知耻、有决心和毅力。知耻对于人的关系非常重大,只有知道羞耻,才有助于关注自我道德完善。所以《孟子·尽心上》中说:“耻之于人大矣。为机变之巧者,无所用耻焉。不耻不若人,何者人有?”他看到了羞耻心这种个人内心的自觉对于做一个有道德的人的意义。同时,孟子认为一个人的决心和毅力是完成自我修养的决定性因素,他举例说:“有为者辟若掘井,掘井九仞而不及泉,犹为弃井也。”<sup>[1]</sup>《尽心上》)意思是,如果凿井凿了很深,却没有看到泉水就停止了,这井仍是一个废井。做事也是如此,虽然努力去做却没有达到预期目标,就是半途而废。一个人在追求理想人格的过程中只有具有足够的决心和毅力,才能达成自己的人生理想。

其次,自我修养的内容是“居仁由义”。《孟子·尽心上》说:“亲亲,仁也;敬长,义也。”“仁”和“义”是孟子对人与人之间伦理行为与心理的共性概括,是人之为人的集中体现,因此“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知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

也。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者;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也。亲亲,仁也;敬长,义也;无他,达之天下也。”<sup>[1]</sup>《尽心上》)孟子把亲爱父母、恭敬兄长看作人的良知良能,即人的天性,而这两种品德正是通行天下的仁和义。一个道德完善的人正是在保持其自身的道德本性的基础上不断加以扩充而形成。所以,孟子说:“仁,人之安宅也;义,人之正路也。”<sup>[1]</sup>《离娄上》)他把“仁”看作是人类最安全最适合的住宅,把“义”看作人类最正确的道路,认为只要遵从于仁义之道,就保持并扩充了人的道德本性。

第三,自我修养的途径是尚志、养气和寡欲。“尚志”就是确立自己的人生价值的追求目标,对孟子而言即是树立成就理想人格的志向。对于什么是“尚志”,孟子曾解释:“仁义而已矣。杀一无罪非仁也,非其有而取之非义也。居恶在?仁是也;路恶在?义是也。居仁由义,大人之事备矣。”<sup>[1]</sup>《尽心上》)他认为士的职责在于使自己的志行高尚,即居住于仁,行走由义。在孟子看来,“尚志”比生命还重要,他的态度非常鲜明,《孟子·告子上》中的一句话千古流传,就是:“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因此,在孟子的观念中,人应有一种不论在任何环境中都坚守正义和人格的精神,诚如他所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sup>[1]</sup>《滕文公下》)

“养气”就是孟子所说“养吾浩然之气”,“浩然之气”即“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sup>[1]</sup>《公孙丑上》)他认为,这种气最伟大、最坚强,只有用正义去培养它,一点也不伤害它,它才会充塞于天地之间。而且《孟子·公孙丑上》中提出:“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行有不谦于心,则馁矣。”他特别强调这种气一定要与道和义相配合,它是由正义日积月累而产生的,而不是一两次行侠仗义就能取得的。培养这种气需要经过长期的艰苦磨练,自觉接受命运的挑战,磨炼坚强的意志,学会在逆境中求取生存,像孟子所言:“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sup>[1]</sup>《告子下》)因此,孟子也非常推崇在逆境中成就人生理想的人。

“寡欲”则是将人心中的贪欲降低到最低限度。《孟子·尽心下》说:“养心莫善于寡欲。其为人也寡欲,虽有存焉者,寡矣;其为人也多欲,虽有存焉者,寡矣。”他认为修养心性的方法最好是减少物质欲望。在他看来,如果一个人欲望不多,那善性纵使有所丧失,也不会太多,那善性纵使有所保存,也是极少的了。但是,孟子并不是否认人的物质欲望,而是认为人在实现自身的价值理想的过程中,应该重义而轻利。

第四,自我修养的方法是“深造自得”、“盈科而进”和“反身而诚”。“深造自得”指的是道德主体所具有的高尚人格是主体自觉地遵循正确的途径并由主体自己获得。正如《孟子·离娄下》中说:“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则居之安;居之安,则资之深;资之深,则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他的意思是:君子依循正确的方法得到高深的造诣,就是要求他自觉地有所得。自觉地有所得,就能牢固地掌握它而不动摇;牢固地掌握它而不动摇,就能积蓄很深;积蓄很深,便能取之不尽,左右逢源,所以君子要自觉地有所得。<sup>[2]</sup>(第189-190页)他进而提出学习中要学会独立思考,有独立见解,“尽信《书》,则不如无《书》”<sup>[1]</sup>《尽心下》),指的就是要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在学习前代文献典籍的时候,对已经形成的见解既不要轻信也不要盲从,而应该努力思考,有所取舍。

“盈科而进”则表明自我修养是一个主动学习、循序渐进的过程。孟子在讲君子应名副其实时就提到其学习要如同“源泉混混,不舍昼夜,盈科而后进,放乎四海”<sup>[1]</sup>《离娄下》),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提高自己的人格修养。然而,在此孟子也特别强调,发挥个人学习的主观能动性要有一定限度,不应违背客观规律。因此,他以“揠苗助长”的寓言启示人们学习是一个自然有序的过程,人们应该发挥主观能动性,努力创造各种有利条件,但决不能用“揠苗”的方法去助长,要以尊重客观规律为基础。

从根本而言,孟子所主张的自我修养的方法在于“反身而诚”。因为“深造自得”和“盈科而进”都需通过“反身而诚”去完成。“反身而诚”意味着道德主体在认识上的自我追问,追问主体自身道德本性的保持和扩充是否达到一种诚实无欺的精神境界。在这里,孟子首先强调“反身”的方法,“反身”即“反求诸己”。他提出:“爱人不亲,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礼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其身正而天下归之。”<sup>[1]</sup>《离娄上》)他主张任何行为如果没有得到预期的效果都要反躬自责,从而体认道德本性的存在与否。如果存在,就尽力坚持;如果一个人知道自己的行为不合道义,就应该立即改过迁善,即“如知其非义,斯速已矣,何待来年。”<sup>[1]</sup>《滕文公下》)可见,孟子特别注重从主观上反省自己的言行并自觉改正。他以射箭为例,“射者正己而后发;发而不中,不怨胜己者,反求诸己而已矣。”<sup>[1]</sup>《孟子·公孙丑上》)说的是比赛射箭的人,首先要端正自己的姿态再射箭;倘若没有射中目标,不应埋怨那些胜过自己的人,而应反问自己的姿态正确与否。在孟子看来,追求道德完善的人也应如同比赛射箭的人一样,不断地在理想信念、方式方法等各个方面进行自我反省。《孟子·公孙丑下》中说:“且古之君子,过则改之;今之君子,过则顺之。古之君子,其过也,如日月之食,民皆见之;及其更也,民皆仰之。今之君子,岂徒顺之,又从为之辞。”他从古今对比中,分析知错就改与将错就错的区别,充分说明有过即改是自我修养的正确方法。同时,孟子认为在自我反省的过程中,还要如士舜一样善于吸取别人的优点

来自己行善,即“舍己从人,乐取于人以为善”<sup>[1]</sup>(《公孙丑上》)。“反求诸己”体现了孟子对主体自觉的高度重视,他借曾子之口说,“吾尝闻大勇于夫子矣:自反而不缩,虽褐宽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sup>[1]</sup>(《公孙丑上》)此语意思是,在培养勇气的问题上,最简单易行的方法就是:反躬自问,正义不在我,对方纵是卑贱的人,我不去恐吓他;反躬自问,正义确在我,对方纵是千军万马,我也勇往直前<sup>[2]</sup>(第64-65页)。

此外,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孟子在道德主体的自我追问中,引入了一个评判标准——“诚”。《孟子·离娄上》中指出:“悦亲有道,反身不诚,不悦于亲矣;诚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诚其身矣。是故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至诚而不动者,未之有也;不诚,未有能动者也。”其中他认为“诚”是自然的规律;“思诚”是做人的规律,是从人的心灵深处洞悉到超越性的天。由此可见,在孟子的视野里,人的道德本性有其宇宙论的根源,人性根源于天。“诚”是他对天的道义性的一种描述,是一个与主体相对应的绝对化的精神实体,自然规律被道德伦理化了。自我修养的最终目的在于达到主体精神与“诚”的契合,这种“天人合一”的境界就是人生价值的最高理想。

### [参 考 文 献]

- [ 1 ] 杨逢彬,杨伯峻. 孟子[M]. 长沙:岳麓书社,2002.
- [ 2 ] 杨伯峻. 孟子译注[M]. 北京:中华书局,1981.
- [ 3 ] 朱熹. 四书集注[M]. 长沙:岳麓书社,1998.

(责任编辑 严 真)

## Mencius' Values in Life

YANG Zifang

(School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public management,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Hubei, China)

**Biography:** YANG Zifang (1970-), female, Lecturer, School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public management, Wuhan University, majoring in Chinese traditional ethical thought.

**Abstract:** In the history of China's traditional thought, Mencius is the first person who accounts his values in life systematically. He thinks that we human beings are characterized with universal and pre-experienced ethical natural instinct, and the values in life lie in achieving ideal personality through the perfecting of one's own morals. So, Mencius' understanding of values in life is mainly three respects: First, he proposes in terms of human nature that the ethical natural instinct is an origin of values in life; Second, he establishes gentleman and sage as the goal of values in life in terms of ideal personality; Third, he explains from personality moulding that cultivating oneself is the main way of realizing values in life.

**Key words:** Mencius; ethical natural instinct; values in life; ideal personality; cultivating oneself